

林夕
Dream
Garden
花园

第十三辑 和风 主编

馥梅 著

傅氏家规II之三

复仇天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天使/馥梅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9. 5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第13辑)

ISBN 978 - 7 - 80723 - 419 - 7

I. 复… II. 馥… III.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2560 号

复仇天使(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馥梅 著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64

字 数: 2700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23 - 419 - 7

定 价: 150 元(全 30 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传说缘起

傅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豪门望族，最远的纪录可追溯至大唐时期。

然而历经了数次朝代更迭，傅家财势虽然持续累积，可是人丁却渐渐单薄，一脉单传了好几代之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傅家的唯一血脉傅冠中，竟只得一女，取名傅贞如。

此女及长，爱上青梅竹马的仆人之子李俊平，傅冠中严厉反对，就在两人决定不是私奔就是殉情时，傅冠中一名精通命理的朋友突然前来拜访，像是早已得知此事般，安抚住两个年轻人稍安勿躁后，便与傅冠中两人关在书房里直至天明。

隔日，傅冠中的态度大转，除了要求李俊平入赘之外，不再反对两人的婚事。

之后，傅贞如生下了六名子女，除次男、次女继李姓之外，其余长男、长女、三男、四男皆承继傅姓，破除了傅家数十代一脉单传的命运。



傅冠中大喜，此后与女婿相处和乐，傅家也因此更为繁荣，至此，傅氏有了新家规——傅氏子孙，嫁娶皆忌门当户对。然后，到了二十一世纪……

楔子

纽约。

一名红发的男人拿着一张纸条，站在爬满蔓性玫瑰的围篱前，从低矮的围篱望进去，弯月型的泳池包围着一栋三层楼的欧式建筑。

男人沿着玫瑰围篱走着，来到一道矮门前，看着竖立在门旁的雕花木制门牌，再低头对照手上纸条的地址。

没错，是这里。

他寻找着门铃或是类似用途的东西，可是并没有找到，正想着是不是要直接进去时，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嘿！我要找伊莱，我是……”男人话没说完，便被中年人打断。

“在这里不必自我介绍，我们知道你是

谁。”中年人挑开木制门栓，打开高度只及腰的矮门。“请进，先生。”

男人被无礼地打断，心里非常不悦，不过还是忍了下来，在中年人的带领下，走过庭院，进入屋子。

中年人带他进入一扇门，越过一道长廊，来到一帘珠帘前，侧身为他掀开珠帘。

男人走了进来，扫了昏暗的室内一眼，看见窗前的桌子后坐着一个人，光线从窗外射进，让他看不清对方的长相，就连是男是女都分不清。

“你就是伊莱？”男人问。“专门替人报仇的？”

“我就是伊莱。请坐。”

男人看见前面有张椅子，他上前坐下，发现从这个角度更看不清楚对方面貌了，不过从声音，至少知道对方也是个男人。

“说吧，你要报仇的对象。”伊莱说。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正欲起身向前放到桌上，方才那个中年人挡住他，接过他手中的照片，走到桌前放在桌上。

伊莱拿起照片，看着照片上的人。

“你要报仇的人来头可真大。”伊莱说。

“一张照片你就知道她的身份了？”男人吃惊。

“我人面比较广。”伊莱笑道，“你该知道，对付她，就等于对付她背后的靠山，上一个不知死活的人，现在还在牢里，有没有机会



再走出来尚是未知数呢。”

“你不敢？还是办不到？”男人质疑，露出一抹果然如此的表情。

“呵，你脑袋的思考逻辑很有趣，我只是好心提醒你罢了。”伊莱笑。“说吧，你想要怎么报仇？”

“以牙还牙，她让我丢脸，我也要让她在大众面前丢脸，而且要比我惨！”

伊莱点点头。“十万元，一次付清，先付账。”

“什么？十万元？美金？”男人震惊。

“呵呵，这里是美国不是吗？”伊莱笑中带着嘲弄。

“一次付清太没保障了，如果你失败了呢？”

“请放心，报仇失败会退回双倍金额。”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拿了钱就搞失踪？我甚至连你是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想必连‘伊莱’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吧！”男人提出质疑。

“保持神秘是职业所需，谁也不知道今天的委托人会不会成为明天的报仇对象，不是吗？”伊莱轻笑。“你只有两个选择，相信或是离开，不勉强。”

“如果你失败，真的会退回双倍价钱？”男人不放心地问。

“没错，报仇失败，我会退回二十万美金给你，请放心。”伊莱掏出一个怀表，打开表

盖。“你还有三分钟可以考虑。”

“十万美金实在太高了。”男人说。

“你报仇的对象可是傅氏的千金，也就等于是跟整个傅氏作对，这样你还会觉得十万美金太高了吗？”伊莱笑。

“会牵连到我吗？”男人想到傅氏的报复，忍不住担心地问。

“我一开始就是在提醒你，对付她，就等于对付她背后的靠山，你若害怕，现在放弃还来得及。”伊莱嘲弄地说。

“如果你失败了，不会泄露我的身份吧？”男人问。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请放心吧！”他低笑。“不过若是傅氏自己查出来，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这点你可要自己考虑清楚，风险自担。”

男人犹豫着，不过最后复仇的心胜过了对傅氏的惧怕。

“好。”男人决定。

伊莱微微一笑，一弹指，一旁待命的中年人便捧着一个托盘上前，托盘上放着一张小卡。

“卡片上面有银行账号，请在三日内将账款汇入，确定入账之后，委托才算正式成立，委托成立之后，请谨守‘不闻、不问’的规矩，静候佳音，最晚三个月，我会将结果送到你面前。”

男人拿起托盘上的小卡，看着上面一串数字，点头起身，在中年人的护送下离开。



伊莱坐在原位没动，重新拿起照片，食指轻轻画过照片中人笑意盎然的娇美脸蛋，轻声低低喃语。

“傅芝月，请多指教了。”

1

夏日清晨，阳光洒落，和风吹拂。

昨晚才下过雨，广大的绿地草皮，点缀的花团锦簇，草尖上，花瓣上，都还存留着雨滴，在阳光的投射下闪闪发光，枝桠间的鸟鸣唧唧，成了最天然的 Morning Call。

晨光穿透薄纱窗帘，微风温柔吹拂，舒适的卧房里，除了轻浅的呼吸声之外，一室的宁静安详……

“Good morning New York City!”突然，床边柜上的电子闹钟亮起，事先设定好的频道，主持人开朗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是热闹的摇滚音乐。

床上舒眠的人痛苦地皱起眉头，在连续吵闹的摇滚音乐声中，很不甘愿地睁开眼睛，睡

眼惺忪地望向喧闹不止的可恶东西。

八点？八点？

拜托！她毕业了耶！上个星期她已经正式摆脱学生身份了，早上八点起床做什么啊？

到底是哪个混蛋家伙帮她设的闹钟啊？

她伸手“啪”地一声，用力地按掉吵死人的闹钟，热闹的摇滚音乐瞬间止息，满意地眯了眯眼，翻身继续睡回笼觉，打算等睡醒之后再找犯人。

她顺手捞来一个抱枕，寻了一个舒适的姿势，抱着抱枕，像猫儿般地用脸颊摩挲着柔软的布面，舒服地吁了口气，安稳地闭上眼睛，准备睡到天荒地老之际，脑袋突然闪过什么，让她又猛地睁开了眼睛。

“啊——”她大叫一声，下一瞬间翻身坐了起来。

她想起来了，那个设定闹钟的混蛋家伙就是她自己！

因为从今天开始，她不再是傅氏饭店的“临时工”，而是全天班的“正职员工”了！

一个多月前，嫂嫂怀孕末期，她自愿代理老哥的职务，让老哥放六个月的产假和育婴假，陪嫂嫂回枫叶旅馆待产，算是补偿她以前替老哥和嫂嫂带来的麻烦和伤害，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其实她要代理老哥的职务是不可能的，毕竟她完全没经验，这一个多月来，她也只是利用课余时间到饭店跟着父亲和老哥的特助唐学

习而已。

不过，这种悠闲的状况只到上个星期五结束。

今天，是她摆脱学生身份后第一天上班。

呜……想到从今天开始，她必须整天待在饭店处理那些让她头痛的公事，她就觉得头皮发麻，前途堪虑——对饭店，光是每天要早起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她昨晚不应该留在长岛，应该回曼哈顿的公寓……不不，应该直接住在饭店才对，这样她就不用这么早起床了。

唉！老哥的假期还有将近五个月耶，她真的撑得下去吗？

对了，老爸出发的时间是八点四十，现在时间……瞄了一眼闹钟，八点十分了！

“我的天啊！”完了，她要搭老爸的便机啊！

她飞快地跳下床，冲进浴室梳洗，二十五分钟之后，她才整装妥当，抓起昨天老妈送的庆祝她“正式上班”的礼物——一个LV女用公文包——冲下楼去。

“早安，二小姐。”管家汤尼在楼梯下方，听到乒乒乓乓的声响，仰头看见她，恭敬地对她道早。

“汤尼大叔，早安，我爸还没出门吧？”傅芝月冲下楼，一边问。

她，是傅氏二房的二小姐。傅氏集团美洲地区的事业版图，以连锁饭店为主，美洲区总

裁是傅氏的老二，也就是她的老爸傅协仁，副总裁则是她的老哥傅语修。

目前，大哥休育婴假，陪大嫂在娘家——枫叶旅馆——坐月子，而老妈也在枫叶旅馆，负责帮大嫂坐月子。而她的大姐傅雅茜则和摄影师姐夫跑到某个极地去拍摄野生动物的生态了，两个星期前收到的消息，他们是在加拿大艾士米尔岛。

所以现在家里就只剩下独守空闺的可怜老爸和她了。

“还没呢。”管家说。

“太好了，谢天谢地。”傅芝月像阵风般地刮向餐厅，结果和正好从餐厅走出来的傅协仁撞个正着。“啊——”

“二丫头，怎么一大早就莽莽撞撞的，急着上哪儿去啊？”傅协仁抓握住二女儿的手臂稳住她，温声斥责。

“急着想搭老爸的便机啊！”她摸摸撞痛的鼻子。“老爸，你要出发了吗？”

“对，等一下就出发，如果你要搭便机，请你在……”傅协仁抬手看表。“四分钟之内到停机坪来。”

“我现在就……”

“不行。”傅协仁打断她。“不可以不吃早餐，你妈可是有清楚地交代过，她不在的时候也不准我们三餐不正常。”

“吼，这样很赶耶！”傅芝月抱怨。真是的，老妈对老爸的控制力还真是无远弗届，连



人在枫叶旅馆帮大嫂坐月子，都还能遥控！

“谁叫你要赖床。”傅协仁调侃。“二丫头，你可以慢慢来没关系，我会交代他们再回来接你。”

“不用了，麻烦又浪费，现在全球都在提倡节能减碳，我可不想当地球的杀手。”傅芝月朝父亲皱皱鼻子。

“那就动作快一点。”傅协仁笑笑地揉了揉女儿的頭。

“Yes sir!”她调皮地行了一个举手礼，跑进餐厅。

傅协仁失笑，见女儿冲进餐厅之后，才转身走到客厅。

管家拎着公文包送他到门口，恭敬地递上公文包，谁知他才接过手，就听见身后传来奔跑的声音。

“这丫头。”很无奈地摇着头。

“二小姐是活泼开朗有活力。”管家也笑道。

“太有活力了一点。”傅协仁哼了哼。

转过身来，就看见傅芝月嘴里咬着一片烤得酥黄的土司，提着公文包跑了过来。

“我好了。”傅芝月口齿不清地喊，来到父亲的身边，咬着土司，还能咧开唇，露出一个得意的笑。

“芝月，你这是什么样子啊。”傅协仁摇头。

她伸手拿下嘴里的土司，赶紧讨饶。

“好啦好啦，老爸你就饶了我吧！”

“你喔！”傅协仁无奈失笑。

“走啦走啦，上班啦！”她耍赖地笑道，蹦蹦跳跳地率先冲出屋子，再回头等待父亲，然后父女俩并肩走向主屋后方的停机坪。

“说真的，你今天能及时赶上，我已经非常意外了。”傅协仁调侃女儿，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重睡眠，会赖床，早上要她早起就像要她的命一样。

“唉唷，讲这样。”傅芝月撇嘴，不满地睨了一眼老爸，三两口咬完土司之后，才继续澄清，“我已经改善很多了好吗？这学期有两堂课排在早上第一节，我有好几次没迟到耶！”虽然都是在课堂上继续睡觉，不过至少教授点名她还能喊到。

“那是因为你已经被教授通缉了，警告你再缺课，就不让你毕业。”傅协仁太了解自己的女儿，说的一针见血。“所以你叫潘妮跟你回公寓，要她拖也要把你拖到教室去，绝对不是你赖床的毛病有改善了。”潘妮是傅氏的保镖群里仅有的两位女性之一。

“吼！老爸，知道就好，干吗说出来啊！”傅芝月抗议。

“怕你没有自知之明啊，丫头。”傅协仁笑。

“切，我这人啊，什么没有，就是自知之明最多了。”她嗤道。视线不经意地看见站在直升机旁等着他们的人，不是她熟悉的库克大叔，



讶异地问：“噢？老爸，驾驶什么时候换人的？库克大叔呢？”

“库克上个星期五下班回家的路上出了一个小意外，受了伤，需要修养一个月左右。”傅协仁解释。

“能完全痊愈吧？”傅芝月关心地问。

“可以，医生说没问题。”他微笑。

“那就好。”她点头。“新驾驶是谁？”她微眯着眼，望着站在直升机旁瘦削高挑的身影。

“萧文辰，库克他妹夫的外甥。”傅协仁说。“身家背景都调查过了，没问题。”

库克妹夫的外甥……傅芝月在脑袋里想了一回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那个人是库克大叔的妹妹的丈夫的姐姐或妹妹的儿子喽！

啧啧！这关系一牵说远不远，说近其实也不近。

“萧文辰？华人？”

“对，中国人。”

“看起来很像混血儿。”傅芝月说。

“不，他是中国人，你忘了，库克的妹夫是中国人。”傅协仁提醒她，然后再补充调查的资料，“库克他妹夫的姐姐，是嫁给同乡的青梅竹马，所以他是中国人，会像混血儿，可能是隔代遗传的关系吧，萧家前几代祖先有与荷兰人通婚的纪录，他的祖父也有点像混血儿。”

“喔，了解。”她点头。

她没再继续问，因为他们已经接近直升机，一来不方便在当事人面前多谈什么，二来直升

机已经启动，强风吹拂，想说什么都要扯开喉咙，更不方便谈话。

那方，萧文辰待他们接近，对他们鞠躬，他们也点头回礼，傅协仁一手搭上傳芝月的肩将她护在臂弯里，两人钻进直升机。

萧文辰将机门关上，那双深沉的黑眸透过窗户瞥了傅芝月一眼，才转身进入驾驶座。

直升机升空，朝位于曼哈顿傅氏饭店集团总店飞去。

※

※

※

她不喜欢萧文辰！

傅芝月在她的临时办公室——副总裁办公室里，双手环胸，站在落地窗前，瞪着外头大楼林立的都市景色。

因为那个男人，虽然表面上一副恭敬的样子，可是经过这些日子，她已经看透他骨子里的傲慢了！

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讨厌萧文辰！

本来，她对他完全没有成见，反正他只是一个直升机驾驶，平常和她根本不会有交集，因为她为了可以多些赖床的时间，都是回到她在西五十七街的公寓，只有周五下班和父亲一起回长岛，周一再一起上班这样来回两趟。

可是偏偏……

“嘟嘟”两声，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傅芝月闭了闭眼，转身伸手按下扩音键。

“什么事？”她问。

“二小姐，人事部经理布朗先生到了。”



不疾不徐、不冷不热的语调传来，正是萧文辰的声音。

就是这个偏偏！

偏偏这家伙除了直升机驾驶之外，竟然还是老爸派给她的特助！

这个气人的家伙，除非必要，否则他看见她也都当做没看见。怎么？难道她长得这么不堪入目吗？

而且，除非公事需要，否则他绝对不会主动开口和她说话，有时候就算她主动开口，只要谈的和公事无关，他能以一个字回答，绝对不会说两个字！

好，他惜字如金无所谓，偏偏谈论公事的时候，只要她表现不理想，他又会夹枪带棍地多说几句废话。

更气人的是，他总是会在她表现不佳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露出一抹“我早就知道你不过尔尔”的表情，然后才很勉为其难地出手帮她。

但是，那些都不是让她恨得牙痒痒的原因，她最讨厌的是他每一次开口，总是会故意二小姐二小姐的称呼她。

老爸说是她想太多了，说萧文辰是为了避免误会，才会对异性保持距离，并不是针对她，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对他这样的举动持正面的评价，是她自己解读太过了。

可是她并不这么认为。

她是不知道他有多受异性欢迎，导致他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而表现出那种傲慢自大的嘴脸——她绝对不承认是她解读太过，但光是他自以为受异性欢迎而必须做出预防措施，不就是一种自大吗？

“傅二小姐，醒醒。”那冷凉的声音又响起。

傅芝月回过神来，恼得差点抓起电话摔到墙上。

她才不相信只有她觉得他说话的口气足以气死圣人！

“他来干什么？”傅芝月皱眉问。

一问出口，她就后悔了。

果然，电话那端沉默了，她几乎可以想象门外的他又露出那种让她看了很火大的表情——我早就知道你不过尔尔！

“这是上个星期五二小姐您决定的部门会议。”萧文辰的声音终于又响起。

对！真该死！

今天她一整天要和各部门经理开会，这是上个星期五决定的，原本要一起开，后来她觉得如果一起开会，在和其中一个部门讨论的时候，其他部门等于是在浪费时间，因此决定各部门分开，逐一到她办公室来，比较不浪费时间。

人事部是第一个，而她竟然忘了！

对了，她扫瞄桌面，上个星期人事部呈上来的明年度内部训练计划及员工各项福利办法的文件放在哪里……